



烈士就义群雕。

在雨花台

□石志藏 文/摄

到了南京，雨花台是必去的。

这一天，南京城还艳阳高照，而到了雨花台竟下起了小雨，雨丝轻摩，带着丝丝凉意。雨花台景区很大，空旷、寂静，林木森森，仿佛一座巨大的露天殿堂，专为纪念那些沉默的英灵而设。

走进陵园的那一刻，我下意识放轻了脚步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谨慎，生怕惊扰了长眠于此的英魂。陵园的石板路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，两旁的松柏苍劲而浓密，梧桐树也枝杆挺拔，新叶在细雨中越发翠绿，这样的境地应该是英烈们的憧憬，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今天的美好。

那一刻，我的内心激荡而酸楚，眼眶发热，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怆与敬畏交织在心头。

沿着中轴线前行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烈士就义群雕。这座由179块花岗岩拼装而成的巨型石刻，高达十余米，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九位烈士在就义前英勇不屈、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。他们中有戴着镣铐的工人、有坚毅不屈的知识分子、有目光如炬的青年学生……粗糙的花岗岩肌理，在这里显得格外冷峻，仿佛是那段血与火历史的真实再现，而每一道裂痕都在诉说着不屈与抗争。

绕过群雕，沿着百级石阶拾级而上，便来到了矗立在主峰之巅的雨花台烈士纪念碑。碑高42.3米，寓意着1949年4月23日南京的解放。“雨花台烈士纪念碑”八个镏金大字，是当年邓小平同志的手书，厚重苍劲，挥洒有力。碑前，一尊挣脱镣铐的烈士铜像昂然挺立，双臂张开，仿佛从黑暗中奋力崛起，拼力撕裂枷锁。我不禁伸出手，轻轻触碰那冰冷的碑身，指尖传来的凉意直抵心底，却又有一股滚烫的热流在胸腔内激荡，那是被先烈们的热血所点燃的共鸣。

铜像下正中位置，一盏长明灯静静燃烧。火光是先烈的信念，如誓言、如守望，它象征着革命精神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伫立在纪念碑下仰望，感

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引着我，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震撼与崇敬，令人肃然起敬，心潮澎湃。

关于雨花台，有南梁高僧云光法师曾在此设坛说法，因佛法精妙，感动佛祖，天降花雨，落地成石，雨花台因此得名。这传说美丽，却终究是神话。而真正的“雨花”，是那些革命先烈的热血。他们为理想壮烈牺牲，感天动地，泣鬼神。热血飞洒，如天落花雨，染红山岗，滋养大地。血沃之处，茶园青碧，松柏长青，生机勃勃——那不是神话的奇迹，而是信仰浇灌出的真实。这片土地，浸透了太多的牺牲，也孕育着永恒的希望。

此刻《雨花石》那声情并茂的歌词，神奇地在我耳畔响起“石对雨的爱，就像蓝的海，虽有万千语，不知怎么去表白……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，深深地埋在泥土之中，你的影子已看不清，我还在寻觅当初你的笑容……”

记得巴金先生曾在《日》一文中说：“为了追求光和热，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。生命是可爱的，但寒冷寂寞的生，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。”长眠在雨花台的革命先烈，正是怀揣着这样的信念，为了新中国抛头颅，洒热血，用自己的血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他们以生命为炬，冲破黑夜，探寻光明，让红日照亮了民族前行的道路。

我站在雨花台长明灯前，细雨仍在飘，望着紧贴大地的长明灯，火光在雨中微微摇曳，始终不灭。它照见的，不只是过去和当下，更是一个民族的未来。

作为处于和平年代的人，我走出陵园时，脚步比来时更加坚定。我们或许不再需要以死报国，但我们不能忘记今日的安宁，是昨日的先烈的生命换来的。雨花台前，花不常开，雨却常落，那是大地在低语，是历史在回响。而我们，正走在他们用生命铺就的道路上，肩负着传承与开创的使命，奋力向前。

只此青绿荔波行

□黄瑾瑶 文/摄

初夏的风和阳光如美人的万千风情，召唤着整装待发的心灵。青山如黛，水影如梦，背上行囊，跟着向往一同抵达黔南荔波，这块“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”。

从景区的东门进入，小七孔古桥已遥遥在望，古朴的桥身覆满青苔和藤蔓静卧在碧波上，七个半月型桥拱之下的水色如同剔透的翡翠，盈盈泛着绿波。小七孔桥始建于清道光年间，横跨响水河，古时为黔南通往广西的商旅交通要道，如今是景区最出片的存在。

据说同样惊艳的绿波还微漾在卧龙潭，一路上流水淙淙，相依相伴，那水流晶莹剔透，温婉得成为清泉石上流。卧龙潭是喀斯特暗河卧龙的出口处，暗河从崖底涌出形成的潭水。我随着游客渐行渐走，一潭碧水兀地扑入眼帘，宛如一面巨大的琉璃镜镶嵌在山谷中，那是怎样的一种蓝抑或是绿，深邃澄澈，从岸边到潭心次第加深，那色彩是孔雀翎羽与矢车菊糅合后的完美结合。整个潭面仿佛是静止的，一动不动，宛若时间在无意中淡化了等待，静如处子在我的嘴边呼之欲出。然涌出的暗河却未从崖底现身，潭面也未见踪影，这是为何？心存疑虑间，身旁的导游正说着：“即便有山洪暴发，这里依旧水平如镜。”静水深流，诚不欺我，无怪乎能成为卧龙河的源头，有容乃大也。

微风轻拂，潭边怪石嶙峋，古木参天，倒映在水中，形成了色彩葱郁的地底深渊的视觉效果。不远处，一道弧形的拦水坝出现在眼前，前行的潭水便只能匆匆从坝顶一跃而下，溅起白浪如碎玉，下坠的水流成了一道灵动的水晶挂帘。“虽为人作，宛似天成”，这月牙型的坝体与如丝如帘的滚水瀑酷似巨型的“仙人梳”，也许就是这梳顺了激流暗涌的卧龙湖。

当被风吹成棉花的云成为蓝天的留白时，我正穿过绿荫掩映



的幽径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哗哗的水声在耳畔响起，迎面而来便是翠谷瀑布。只见一道巨大的扇形瀑布从山头间的壑口喷涌而出，呈多级下跌倾泻，目测瀑高超过60米。远远望去，宛如一袭洁白的纱丽披在青山秀峦上，随风摇曳，风姿绰约。走近前去，却发现多条水流交叉穿插，撞击在相互错落的岩石上，瀑水飞溅，激起漫天水雾，“犹如群龙下山”，磅礴而壮观。下行后渐成清浅溪流，潺潺的碧水，温润如玉，在阳光下闪烁着丝绸般柔嫩的光泽。

接下来就是68级叠水瀑布的华彩乐章。寻着愈发喧腾的水声，我们便一头撞入了瀑布的集市，层层叠叠的瀑水自葱茏山涧奔泻而下，一路欢歌在嶙峋怪石间铺展跳跃飞溅。因地势的自然落差，水流的侵蚀，促使响水河床的地形总是在不断变化，鬼斧神工般地地形塑出了这长达1.6公里、总落差110米的68级跌水瀑布群景观。它们无法一泻千里，其婀娜的身姿或宽或窄，时而激扬时而舒缓，或倾珠撒玉，似银河泻地；或如匹练飘逸，曼舞山涧。

在荔波我饱览了“拔地万重清嶂立，悬空千丈素流分”“悬泉聚成帘，罗注无时休”的众多“型瀑”，古人说：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了水”我虽不能深谙其意，但只要自己的心灵向山林泉壑敞开，便能吐纳纳清，在喧嚣中也能寻得内心的安然。

返程后，我循着这深深浅浅的记忆，写下了这篇“水煮”的文字。



弧形拦水坝。